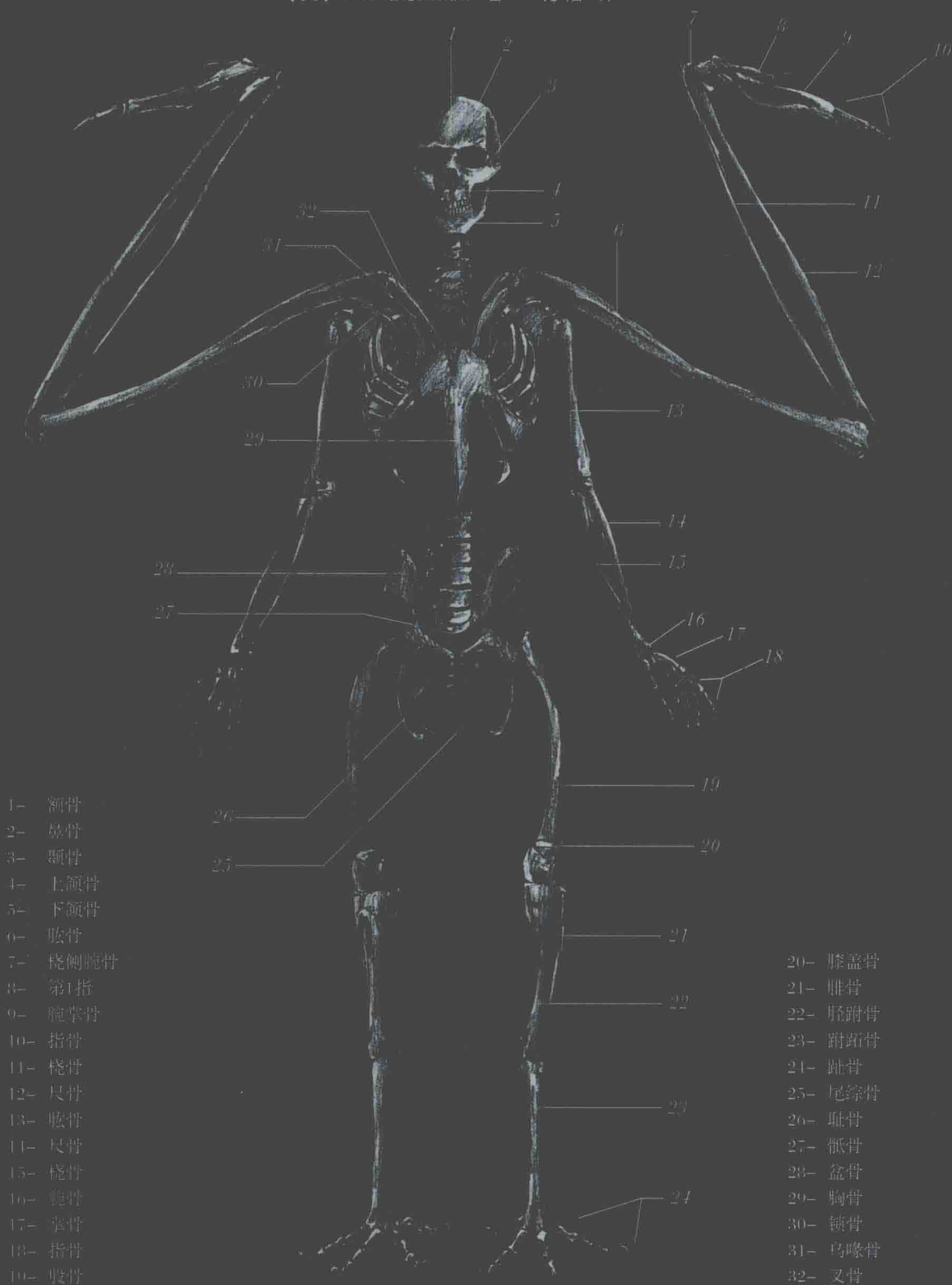


绝迹动物古抄本

—— 斯宾塞·布莱克医生的解剖手记

【美】E. B. 哈德斯佩斯 著 万洁 译





《绝迹动物古抄本》好似一只珍奇柜，作者穿针引线，将历史、神话与精彩的小故事缝在一起，成就了这部与众不同的作品。此书宛若一道可口的黑暗料理，美妙精绝。

—— 埃琳·摩根斯坦，奇幻小说《夜逃马戏团》作者

令人沉迷的精彩之作。这本书绝对是生物迷的心头好。

—— 著名科幻&奇幻网站IO9

此书是融合了爱伦·坡和博尔赫斯风格的杰作，不仅如此，书中还有许多诱人的高品质细节图。我从未读过这样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

—— 蔡斯·诺瓦克，小说《繁衍》作者

任何收藏暗黑幻想类作品的读者都会乐于将本书放在书架上，不仅是因为书中极具美感的画作，更是因为作者扣人心弦地讲述了一个人落入深渊的过程。

—— 美国《出版人周刊》

上架建议：奇幻/小说/画册

ISBN 978-7-216-0928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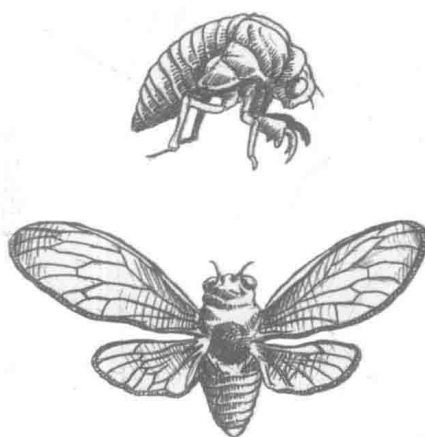


9 787216 092852 >

定价：89.00元

绝迹动物古抄本

斯宾塞·布莱克医生的
解剖手记



[美] E.B.哈德斯佩斯 著
万洁 译

长江出版传媒
© 湖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迹动物古抄本:斯宾塞·布莱克医生的解剖手记/[美]E. B. 哈德斯佩斯(E. B. Hudspeth)著;万洁译.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8

英文书名:The Resurrectionist:The Lost Work of Dr. Spencer Black

ISBN 978-7-216-09285-2

I. 绝… II. ①E… ②万… III. 神话—动物—世界—图集 IV. B932.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1265号

Copyright© 2013 by Eric Hudspeth.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Quirk Books,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ric Hudspeth through Chengdu Zoomagine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丁雪 曾若雪

封面制作:刘舒扬

责任校对:范承勇

责任印制:王铁兵

出版发行:湖北人民出版社

印刷: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版次:2017年10月第1版

字数:196千字

书号:ISBN 978-7-216-09285-2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

邮编:430070

印张:12.25

印次: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89.00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本社旗舰店:<http://hbrmcbs.tmall.com>

读者服务部电话:027-87679656

投诉举报电话:027-87679757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本书内容纯属虚构

其中之出版人手记、人物传记、生物结构图

均不具有严肃历史及生物学学术意义

特此说明



出版人手记	1
-------	---

斯宾塞·布莱克医生生平

1851—1868: 童年	5
1869: 医学院	9
1870: C 病房	16
1871—1877: 婚姻与转折	20
1878: 鹿孩	27
1879—1887: 美国嘉年华游艺团	31
1888—1908: “人类复兴”展	44

绝迹动物古抄本

有翼斯芬克斯	64
海塞王	74
羊人萨提洛斯	86
阿斯忒里翁—弥诺陶洛斯牛头人	94
伽内什象头人	104
喷火奇美拉	116
哈迪斯地狱犬	126
戈尔贡飞马	136
东方龙	148
半人马	160
厄里倪厄斯人面鹰	170

出版人手记

幸有费城医学古文献博物馆不懈的努力和慷慨的经济支持，本书才得以出版面世。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该博物馆的馆长一直致力于在全美国和欧洲进行游历，以便在私人藏品中搜集斯宾塞·布莱克医生遗失的日志、信函和图解文件。至于斯宾塞·布莱克医生，他是西方文明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医生之一，也是科学界特立独行的人物之一。

诚然，正如许多医生和医学院学生所知，19 世纪晚期布莱克医生在治疗遗传畸形病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因此既赢得了声望，也招致了恶名。但没有人能否认，布莱克医生是一位真正的奇才。在近二十一岁时，他的成就就已经为世界各地的医师所敬仰。然而，他职业上的辉煌并不长久，布莱克医生晚期所做的工作大多离不开争议、流言和指责他亵渎神灵的诋毁。通过此处搜集的材料，现在我们才了解，与布莱克医生在世时流行的哥特小说中的情节相比，他的个人事迹与职业创举更加令人震惊。

本书中的很多信函和图解都是布莱克医生的哥哥伯纳德提供的。因为 1938 年出台的《国际现代科学公约》，世人未曾亲眼见过这些文献（因为遭到了公众谴责，展出十分短暂）。一些匿名捐献者直接向我们提供了本书中的其他信函、日志和图案，这些内容也是首次结集出版。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对布莱克医生的私人生活和专业成就有全新的了解。

本书开篇介绍了这位西方世界中备受争议的外科医生的生平，此为迄今为止关于他的最为全面的传记。后篇内容为布莱克医生的著作《绝迹动物古抄本》的翻版，内容与原版相差无几。

上、下两篇共同成就了这本书，它是了解斯宾塞·布莱克医生的不二选择。

斯宾塞·布莱克

医生

生平

1851—1868

童年

**在我童年的想象中，上帝的威严总是
一触即发、无处不在的。**

——斯宾塞·布莱克

1851年，斯宾塞·布莱克医生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其兄长伯纳德则出生于1848年。他们的父亲是著名的外科医生格雷戈里·布莱克，母亲名为梅瑞狄斯，生斯宾塞时难产而亡。因为母亲的早逝，兄弟二人的童年生活颇多坎坷。

格雷戈里·布莱克是波士顿医学院一位备受尊敬的解剖学教授。在他教授解剖学的那个年代，尸体并不容易得到，因此他们研究所用的尸体都是盗墓者偷挖出来的。他的办公室中摆放着一些保存完好的尸骸，穿着衣服，在架子的支撑下呈站立姿势，像真人一样。他是波士顿市数一数二的教授，听他授课的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由于通过合法渠道获得的尸体已经无法满足教学需要，他不得不购买来路不明的尸体，还经常在两个幼子的协助下亲自盗尸。斯宾塞·布莱克在日志中详细地讲述了这些经历。

那时候我还不到十一岁，就不得不面对痛苦和折磨了。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晚上，我匆匆忙忙地从床上爬起来，跟在我哥后面。我哥叫伯纳德，比我大三岁。因为要帮着父亲备好马和马后面拉的车，他总是第一个醒来下床。

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在清冷的夜里，我们离开家，向河边进发。之后还要经过一座桥，桥上漆黑一团，我们很难看清路。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从这里进出墓地不易被人察觉。

一路上，我们始终保持安静。弄出动静惹人注意对我们可没好处。那晚空气很潮湿，由于不久前刚下过雨，我甚至能从空气中闻到新鲜的雨水味道。我们在桥上慢吞吞地走着。我还记得马车轮子似乎很费力地转动着，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我一直担心附近的居民会被任何一点响动吵醒，并产生好奇。我们那匹老马身上冒着热气，它的鼻息让我感到安定平静。它本是个无辜的生灵，却成了我们的同谋。桥下是一道细细的溪流，但因为光线太暗，我们看不见它，只能听到溪水静流的声音。一旦过了桥来到遍布青苔的墓地上，我们这场乏味旅途中的种种声音就一下子柔和起来。来到这个地方，我父亲紧张的神经开始松弛下来，心情也好了。于是，他把我们带到为某个死人新修的墓前。我们，就是被大家叫作掘尸人或盗墓者的人。

儿时的我和现在不同，那时的我是信仰上帝的。我父亲是个没有信仰的人，但我祖父母信，正是他们给了我这方面的严格的理论教育。我非常害怕那些夜晚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人能犯下的所有可怕罪行中，我觉得盗窃死尸是最可怕的。在我童年的想象中，上帝的威严总是一触即发、无处不在的。不过，比起上帝震怒，我更害怕父亲发脾气。

父亲曾提醒我们，根本没必要感到惊恐或害怕。晚上我们掘墓的时候，尸体的腐烂气息弥漫在我们周围，他则在我们耳畔不住地重复这些话。很快，我们挖到了柔软潮湿的木头棺材，里面装的是哈斯佩尔·厄尔·沃西的尸体。棺材板裂开了，因此空气中恶心的尸臭更加浓重。我放下铲子。谢天谢地，父亲决定自己动手扳开木板、起出尸体，没让我们干。哈斯佩尔的脸已经凹陷，像是戴着张灰色面具，身上的皮肤像烂橘子一样。我就是通过这样的夜晚逐渐了解了父亲的职业。

不久后，布莱克医生又写下了另一篇日志，里面是一首短诗，名为《可怕的一幕》。诗歌的灵感显然来自他挖坟盗墓的经历。这是已知的布莱克医生的作品中唯一的一首诗。在他所画的无数图例中，这首诗反映出了他的创作冲动。

可怕的一幕

在一个愉快的夜晚，我安然入眠；

次日醒来，眼前却是可怕的一幕。

我挚爱的她，撒手人寰。

于是，我将她安置在棺木中，

将棺木深埋于地下。

地下世界，平和安宁。

而她也将会安息，静等我主降临。

我去拜祭，洒泪墓前。

可是，看啊！爱人的尸体早已不见。

她去的不是耶和华的天堂，

而是从坟墓到了医生的尸房。

1868年冬季，斯宾塞·布莱克的父亲——格雷戈里不幸得了天花，不治身亡。有人说，要是他预先知道自己会得此病，凭他的才华一定能治好自己。葬礼后不久，斯宾塞宣布自己也要当一名医生。从他写下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将死理解为一种抽象概念。他常常将死亡描述为“会发生在活人身上的一种现象”，甚至没有为他亲生父亲的去世感到过多悲哀，反倒是感到好奇。

看着他躺在土坑中，泥土和草皮将他覆盖，一切都是
那么安静。我在一旁等待良久，等待着会听到一声命令、
一句建议或者能激怒我的话语，等待有什么能证明他的死
给我带来了损失。但是我没等到。

伯纳德·布莱克也写了一本日志，里面记录着他的生活和他所从事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

1908 年，他被报失踪。他的妻子艾玛在《与一位美国博物学家为伴的旅行》一书中收录了他的几篇日志。以下内容写于他父亲去世的那周：

那一刻，因为我们父亲的去世，我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而在同一时刻，我看到斯宾塞反倒无比兴奋，好像他的全部心思都随父亲进入坟墓，想要追逐“死亡”的藏身之所。

他们的父亲与世长辞后，斯宾塞和伯纳德于 1869 年秋天搬到费城，由他们的叔叔撒迦利亚和婶婶伊萨多照顾。葬礼花销巨大，尽管格雷戈里生前留了些丧葬费，但还是不够。撒迦利亚和伊萨多用他们的积蓄补上了缺口，那是一笔很大的支出。看得出来，就和现在一样，体面的葬礼都花费不菲。

1869

医学院

在当今经验至上的时代，

真相是很难传播的商品。

有何证据证明太阳两面都能发光呢？

我没法证明，所以这就是不可能的吗？

——文森特·赫尔姆斯爵士，医学院创始人

搬到费城之前，伯纳德已经在波士顿医学院完成了三年的课程，而斯宾塞只在那里上了一年学。于是，两个年轻人都进入费城医学院继续学业。斯宾塞就是在那一年开始写日志的。

1869年9月

身为人类真是个奇迹！虽然费城不是我的家乡，但我会在这本日志中尽力记录我在费城医学院的生活、学业和种种经历。追求医学事业并非我个人的选择，而是命运和上帝或者人的其他什么特质指引我走上了医学的道路。

我的父母均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都已经离我而去了。母亲生我时死于难产，而当时父亲也在场。他一边迎来了我的出生，一边又要承受我母亲的离去。因此，他不常提起母亲。

父亲因感染天花去世是在冬天，那年我十六岁。我确实对父亲的去世感到哀痛，但是，我不曾因此哭泣。

他躺在棺材中，我却总觉得他会坐起身来。我幻想他被脸上涂着煤渣或灰烬的人们从墓穴中抬出来，衣不蔽体，然后沿着小路被拖到马车上。几秒钟之后，车夫“啪”地一挥马鞭，马儿就将他带走了。我父亲生前是一位有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十分受人尊敬。他曾为了研究购买过不少尸体，现在，他可能有机会以另一种方式献身科学了。

人死后，既不会上天堂，也不会下地狱，而是就此解脱，不用再忍受疾病带来的痛苦，也不用再承受死亡带来的恐惧。我们的身体所拥有的意识和直觉十分神秘，而我们身体的化学反应过程更为神秘。我立誓要成为医学领域的科学家，致力于生命科学的研究。人整个身体的意义在于其中的灵魂，而我的手术刀只是切开血肉。我发誓，我用手术刀剖开人体时，永远保持一颗虔诚的心。

斯宾塞·布莱克在医学院中学习成绩优异。在同学和师长的眼中，他将很快成为医学界的新星。严肃认真的态度和智慧机敏的特质让他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斯宾塞是大家眼中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闻名全国。伯纳德的兴趣却与他截然不同，伯纳德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化石和历史。

约瑟夫·沃伦·敦克尔是对斯宾塞影响最大的教授之一。他是来自苏格兰的移民，最初也在波士顿医学院学习。他在那里认识了斯宾塞的父亲，他们是同学。后来，他在内战时期^①担当军医，曾做过成百上千例截肢手术，很多人因为术后感染而丧生。在费城医学院，敦克尔是一位公认的颇具魅力的医生，他很喜欢和同事、病人开玩笑，还喜欢在晚上赌博或参与一些热闹的活动。他和斯宾塞成为了好朋友。

当时的医学界正在经历剧变，不仅在美国国内，整个世界也都发生了很多改变。医生开始了解细菌及其与感染的关系，卫生手段也有所进步。以前，人们认为医生手上干涸的血液可以形成一层卫生屏障，还认为环境卫生与术中感染没有关系；现在，术前洗手或将双手在石碳酸中浸泡这样的步骤越来越普及。手术中还开始革命性地使用麻醉措施，此举可以让医生长时间进行手术，而无须担心病人的痛楚。布莱克十分欣赏这些进步，也十分乐于贡献自己的想法和创意。

^① 美国南北战争。——译者注

1869年是布莱克在费城医学院上学的第一年，他开始研究人体变异——尤其是人体严重的、特殊的甚至致死的畸形病例。但是，研究这些屡因疾病受到羞辱中伤的病人并不容易。这类病人通常死得很早，或者因为与世隔绝而难以找到。布莱克的很多早期作品都受到了他参观位于费城市中心的戈候斯密耶博物馆的经历的影响。该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副罕见的两臂双头连体婴儿骨架，她们分别叫艾拉和艾米丽，在出生时夭折了。布莱克针对她们的不幸状况写了他的第一篇论文。论文得到了高度评价，但是知道的人不多。人们认为布莱克的很多著作都没什么探讨价值，反倒是他关于传染病的研究、更为高效的手术实践案例或经过改进的麻醉手段更有价值。很多人认为这位年轻医生在先天畸形领域的研究纯属浪费时间。布莱克写下了当时他遇到的挫折：

我现在醉心于研究解剖。敦克尔在我对人体畸形的研究上给了我不少帮助。尽管其他教授说这种研究“既没有必要，也不会有什么成果”，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帮助我。要么是他要用行动对众人的劝告表示不屑，要么就是他真心对我的研究感兴趣——我倾向于认为是后者。

生命的奇迹是一种恩赐，但既然这奇迹发生了，为什么却带着种种缺陷呢？这一点是我尤其有兴趣搞明白的。我和敦克尔正在准备一篇将在今年春天发表的文章。我相信这篇文章会对此给出不少启发性的解释。

在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年里，斯宾塞·布莱克开始越来越多地绘制图例。对于医生来说，用绘画的方式做笔记或记录其发现并不常见，但是布莱克似乎尤其善于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记录。而且，他还找到了帮助其他研究者绘制图例的工作，其中一位就是著名的植物学家和旅行家让·德兰。

德兰的作品集保存在布罗德大学的正厅中，布莱克就经常去那里学习。他后来断断续续地为德兰工作了很多年，为他绘制了上百幅标本图。

我在绘图方面有了可喜的进步。这真是让我从听课和讲座中松了一口气。一个人专注地绘画，让我可以更好地学习、思考和放松。